

食貨典第五十八卷

田制部總論四

圖書編 統論九州之田

今天下之田稱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畝所出視他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爲下而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養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養灌溉之功至猶能倍他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

議墾山東田畝

夫土黑墳田中下賦貢作十有三載乃同者非兗州耶土白墳海濱廣斥田上下賦中上者非青州耶周公封魯太公封齊大都用助貢法田固未嘗不墾也齊世中衰管仲相桓公創霸仲之書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府與倉卽五穀桑麻六畜田亦未嘗不墾也逮夫近世而地有遺利民窳不耕者何也說者東兗瀕河沮洳鰥薄之患往往如是而青萊三郡濱大海瀉鹵倍之田卒汙萊

天之荒也非人之咎也國朝令甲凡山東空閒地聽民開種永不起科其便民計至熟也嘉靖間當事之臣嘗一議墾矣世廟俞允特令使者行部核其事歲報若干殿最諸長吏立法至嚴也民投墾者官給牛種復二年越三年始稅其撫循意至厚也然而二十餘年汙萊如故歲終覈報竟屬虛文者則有故焉夫沃田必不荒而荒者必瘠也沃則事半而功倍瘠則事倍而功半以事之倍企功之半費至鉅也卽寬其二年之租寧足償乎勞費未償徵斂隨至里胥索逋而富室責券譁無已時矣語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天下熙熙皆爲利來今未覩墾荒之利而輒罹其害民甘之乎邇者令丈地乃魚鱗踏丈首以清額報者山東也乘丈地之後而行墾荒之政其勢甚易顧百姓懼於輸租如嘉靖故事則雖募流民占種鮮有應者近當事諒得其故又卽一二已試之效而建爲之議凡額外荒地聽民開墾每畝歲輸穀三升永不科賦疏入得俞旨不數月間土著流寓之民咸詣有司投牒受田肩摩而衽接矣夫嘉靖寬賦於二年之後而地荒如故今輸穀於初墾之年而民樂從則民情可想也復民二年三年則稅之是紆死於昏而遲之旦也所謂利一害倍而民齟齬不從也輸穀三升稅永蠲矣挈千金與人而不責其直民不懽乎所謂利興而害亡而不從者十無一也率是著爲

令愚切以爲計之便

議江西屯田水利

夫江西爲衛者三爲所者十一而屯軍分隸歲計屯糧八萬六千有奇以充衛所之軍實當大有裨於國計者乃今一軍以上悉仰給於縣官軍未贍而民告病矣嘗求其弊則因冊籍廢久轉相欺隱漫不可詰曰絕伍湮沒也曰猾卒盜沽也曰民田勢錯也曰磽瘠鮮獲也又其甚者有田衛所勢不聯絡如南昌錯落於東流建德撫州分布於安仁餘干地遠業曠久無根柢也兼之督率者役什伍於私門收屯租於己橐致使按圖索糧僅如捕影或者以軍民株連告訐橫出輒委之不問焉非計之得也昔唐韓重華爲營田使東起振武西逾雲州墾田三千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彼時沿邊之地皆藩鎮所專猶行之得利若此況江省列在中土清理見在之田安得倡陳恕不測之言范睢枯牛之說乎是故按開屯之籍則欺隱之端可求勘原田之界則侵占之跡可檢田有肥瘠則履畝之稅不可以不別卒有老弱則番休之制不可以不明嚴清勾之法則逃亡之數可補申占役之律則私役之弊可革擇賢吏焉假之歲月不事搏擊以需漸理不撓浮議以

責成功如是而屯政不修未之有矣江西列郡爲州者一爲縣者七十有二陂塘無慮數萬有奇以興一方之水利宜大有益於民事者乃今修濬方新而旋復壅決所在控告者月無虛牘而民事無補矣推原其故則以溝洫久廢互相因循莫爲修舉曰富強自爲封殖也曰貧瘠苦於資計也曰勢分而衆心易嬪也曰利鉅而當事易撼也又其大者則江湍湖匯勢易毀囓而平豐等處一決輒數百丈彭蠡四際一漲率爲巨浸膏腴汙萊人謀無措也且職水利者奉上官之檄至提里胥以文應致使旱乾水溢待命於天或者歸諸氣數適然委之無可奈何焉非民之利也昔唐韋丹爲江西觀察築隄捍江爲陂塘五百餘所溉田萬有二千頃功德被於八州茲江右之地皆當時故址彼旣築以利民若此況於數百載之後求其故智安得藉口於杜亞先事之無功而並棄賈讓之下策乎是故在高原宜鑿池引水以資其利在下隰宜築隄開港以殺其勢門閘不復修舉壩堰之策猶可行也民力宜恤三時務農之後亦可勞也專利之禁必嚴而曲防者有罪議貸之令必申而惰事者無赦擇賢吏焉專其委任俾利建百年勿惜一時之費計安萬姓勿恤一人之譴如是而水利不興未之見矣

楚均田議

楚疆遼遼度一邑地可當東南一大郡當天下初定并廬寥闊原野荒穢故經界靡及焉計今闢地十倍蓰於國初而籍額歲縮德靖以來遞削至數十萬夫土無盈虛避新闢之稅匿已定之由此大不均者一鄂州中廬沙羨常武南交廩廩之間皆諸侯王封國也分茅之始錫以土疆其籍藏於內府有司不得窺虞芮之田往往沒入其國比於湯沐食邑不可勝數皆各爲私奉養焉不關於天下之經費此大不均者二楚故饒湖利而滄粟徙易靡常昔爲沮洳今稱沃衍者不啻萬萬荆郢尤甚大姓與游民强有力者據之計畝歲入數鐘專其厚積坐攬齊民食亡租稅而苦積逋者曾不得以塗足而收半穗彼獨非王土哉而吏不敢問如河南南陽此大不均者三屯非獨楚有也而楚之屯非昔之屯矣按制每軍給屯五十畝有奇今屯浮者什伯其額此非獨依山濱水之地耕新墾遺也蓋亦占射焉夫屯軍不能世其業輒質之民民利其賦薄無他役卽以己所有之民田更籍爲軍歷數十傳不可窮竟所謂民竄於屯屯竄於民者非耶此大不均者四先是山澤之羨率棄不理今則阜隰原阪耕者鱗集甚至叢菁幽壟人力所不能通者亦皆累累象耕鳥耘稱常稔焉乃聽其封殖

自利幾世幾年不問所收此大不均者五五者弊也而非所以弊也其失在庸有司與舞文之吏不軌之民曰飛詭曰影射曰懸虛曰那移曰隱沒曰兼併其奸狀若蝟毛務欺謾以逃其課以故富者連阡陌而嫁稅於貧貧者或不厭糠粃而代富人輸此大不均者六故曰今日田賦之當均未有益於楚者也請卽一二所目覩者商之兼併濫冒詔旨嘗懲之而今偷玩繩約狃習故智者何衆也楚諸侯王誠賢顧貴倨不習外事閹監取累代園奪者以爲故籍而豪氓巨隸挾高貲以相夸詡不可殫記彼單門辱戶僅僅以身守世業者百無一焉豈惟違兩觀之束偪有司之權將漫漶恩澤之謂何矣宜令憲使者明勅條章無論士若民按一切匿產亂籍隱畝避役之罰廉其尤者下之吏以顯示天子旨夫然後倣限田均田之議以稍品節之法庶幾可守哉墾荒招流詔旨嘗督之而今草莽封盈戶口銷亡者何衆也攷之令甲荒閒以業貧民占籍以附流徙畸零以寄寒細良規美政邇來里社漸縮於舊占籍畸零百不存一而墾田之數率皆便文以罔上則勸罰之未明而招徠之未至也夫荒閒易闢而不易守亡徙易還而不易安鉏耒施有司已履畝而稅之煬突未黔有司已按籍而驅之民是以憚於歸耕而溺於偷惰有田卒汙萊耳宜嚴飭所司嚴僞增之罰科重開疆之勸

格土曠矣召佃以廣其來召佃矣免租以固其存免租矣弛役以優其力則歸耕之民纍纍而至而地力有不盡者否也

成周鄉遂土田居民之數

人動物也非役役於善卽役役於不善吉人爲善勤勞而不知凶人爲不善勤勞亦不知爲之皆出於其中心以志帥氣故也民可使由之聖王之政不過率之以勤勞於善而已勤勞則淫僻無自生變故不能怵偷惰則善心無自生變故不能支故周禮設官居家則有比閭族黨州鄉鄰里鄩鄙縣遂以施教化在野則爲井邑丘甸縣都通成終同以相什伯大司馬所握之六軍內以役於王都更休而不竭外以制於四方調遣而有餘是故月朔孟月習之於俎豆禮樂使其優游於儀文度數之間而密消其粗悍暴厲之氣三時靡不力田趨其耕耨行其秩叙使無有無事而食之人歲時簡其兵器以爲備四仲教之師田以爲用而常時則率之以朝覲會同征伐追胥使之常閑於行役而不以爲難安於勞苦而不以爲病是故姦慝禍亂而不作刑罰兵革而不用也雖然量錯有言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豈周之民終歲勤動而不得息者耶愚嘗合周制土田居民之數而得

其說矣故以王畿千里居民之數計之爲田一千六百同每同除山澤邑居溝渠道路等三分之一爲六千四百井以上中下三等不易一易再易計之一夫耕二夫之地實止四家以可任者三人至二人計之每井十人故每同二萬五千餘家可任者六萬四千人出車百乘徒萬人每五家而出二人可任者六人而用其一也是千里之地合有四千萬家爲車十六萬乘矣然自古稱天子曰萬乘以十六倍而用其一四十家用其一人而已又以鄉遂居民之數計之近郊遠郊四面各地方二百里爲田六十四同每同二萬五千家合有一百六十萬家矣及觀鄉遂序官之數比鄰之長共三萬人所統止於十五萬家是一家而兼十家每一比長所統五十餘家矣夫丘甸之法兵皆設而不用比閭之法戶皆有餘而不籍何也蓋有居民可任之數用以力田治水田獵追胥每同可任者十萬餘人是也有丘甸出車之數每同出車百乘徒萬人是也有簡稽之數苟盡簡閭之則民不勝其疲故如載師之法自十一至於二十而三每五分而稽其一必十餘載而一周推此二法卽如今之設里者計一而藏九休九而用一其法不得不然也至以調遣言則行者有暑寒鋒鏑之苦居者有離索怨曠之思是豈可輕發而多用哉故大司馬不過六軍爲車七百五十乘爲徒七萬五千人於千

里之內均番而調遣之其優裕而不迫均過而不頗類如此是故天子出必有六軍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徵發而不至於空虛行役而不以爲勞苦居足以守而無虞出足以戰而無敵田足以耕而不足食老幼廢疾有養而無失所此周制所以爲善也且夫車馬器械皆平日之簡稽委積芻薪隨道里而貯峙吉行五十里軍行三十里勞中而有逸將必知兵兵必順民行險而不危故易曰毒天下而民從之也後世之民其佚者歟則漫然無教驕奢淫慾不遺餘力遇有警急則束手無策延頸待斃其勞者歟則征伐四出戍役無節死亡相繼至發閭左千里蕭條天下騷然其不至於敗亡者幾希

行井田法總論

井田之制中公外私民之耕而獲也先公而後私上之稅而斂也取其公不復及其私養民足國之道莫善乎此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言井田形體之制亦既詳且明矣夫井九百畝爲方一里每夫受田百畝則一井九區步百爲畝畝百爲夫止八夫也九夫爲井是井中公而數之公田曷嘗有夫哉以九夫名井則可以九區

起夫則非況制里室亦起數於九夫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卽夫家而賦車乘已虛四千三十二夫矣雖曰比閭族黨以五家起數然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異夫有家七人五人三人之殊乃謂井邑丘甸縣都起數九夫何謂哉至鄭氏以井邑丘甸縣都之制爲造都鄙其說已非又云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俱與孟子方里而井不合其旁加之說亦不過求合乎司馬法耳起夫制里且各一其見其何以行之哉春秋時魯旣取公田之稅至宣公稅畝則復稅其私田而什取其二故春秋譏之觀有若盍徹之對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是徹法久已不行矣逮戰國暴君污吏不奪不饜使先王法制蕩廢幾盡孟子曰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則其開阡陌盡地利豈可盡委罪衛鞅李悝之徒哉厥后惟元魏行之由周隋以及唐初亦無成績而限田均田紛紛靡有定論故言井田之當行者則曰仁政必自經界始況民有恆產重本抑末同井並耕勤墾齊力富無兼井吏無橫征革車長轂出之丘甸不必出賦以養兵戎馬馳突限於溝澮不必長城以禦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而親睦之風於是乎興信乎井田之當行也謂其不可行者則曰爲政而亟奪富

人之田未免怨生聲作且驅天下之民竭天下之財俟之十數年之久不耕不種以待井受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屋廬徙城郭易疆隴必不可爲斯言也亦未可謂其無見而嘗之也以鄙見度之行於春秋戰國而尋其遺跡也易行之後代而更新開拓也難行之於創造而產無專主也易行之承平而奪民定產也難行之封建而諸侯各視爲己業也易行之郡縣而守令遷轉視爲傳會也難行之於江北而因其沃衍也易行之江南而欲平其隰臯也難行之北以禦戎馬也易行之內外盡奪民之世業也難以至於乘時度勢說以先民先庚後庚重巽申命先甲後甲革故鼎新而肫肫乎必本之以仁民之實心則一存乎大有爲之君與相也今兩存其說以俟採焉

井田總論

老泉蘇氏曰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而田非耕者之所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

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上之稅也周之什一以其全力而供什一之稅也使其半供什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什一而已則定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齊民耕而不免於饑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事言復井田既有言者曰奪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而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旣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什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

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縱使盡能得平原曠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敗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困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且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三十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二年是又迫蹙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

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散而入於它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亦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也 水心葉氏進卷曰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儒者

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欲復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強敏有必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畫之轉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以告於上者雖告亦莫之聽也夫二說者其爲論雖可通而亦皆非有益於當世爲治之道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爲井而臣以爲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又武周公復出而治天下亦不必爲井何者其爲法瑣細煩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爲昔者自黃帝至於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皆是一國之地是以尺寸步畝可歷見於鄉遂之中而置官師役民夫正疆界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爲事而諸侯亦各自治其國百世不移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下然江漢以北灘溜以東其不能爲者不强使也今天下爲一國雖有郡縣吏皆總於上率二三歲一代其間

大吏有不能一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爲之乎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中天下將不事耕乎井田之制雖先廢於商鞅而後諸侯封建絕然封建既絕井田雖在亦不可獨存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夫畎遂溝洫環田而爲之間田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盡望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於後世且大陂長堰因山爲源乾涸流潦視時決之法簡而易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無愧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自養於中亦獨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代者罪在於不能使天下無貧民耳不在於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故堰遺陂在百年之外濬防衆流卽之渺然瀰漫千頃者如其湮淤絕滅尙不可求而況井田遠在數千載之上今其阡陌連環墟聚遷改蓋欲求商鞅之所變且不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略具在勤勤以經界爲意歎息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乃欲以耳目之所不聞不見之遺言顧從而效之亦嗟嘆息以爲不可廢豈不難乎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井破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恃以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大半爲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幸

而失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借貲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藝傳食於富人而又上官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給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爲天子養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當矣迺其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事而治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疾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夫人主旣不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爲事徒使其客主相怨有不安之心此非善爲治者也故臣以爲儒者復井田之舉可罷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損因時施智規世立法誠使制度定於上十年之後無甚富甚貧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養之利此天子與羣臣當汲汲爲之不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復立虛談相眩上下乖忤俗吏以卑爲實儒者以高爲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按秦廢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嘆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強坐擅兼并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究竟利病則莫如老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爲確實愚又因水心之論而廣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